

従『北堂書鈔』の編集態度看虞世南の文学観

柳川, 順子
筑紫女学園大学 : 講師

<https://doi.org/10.15017/9682>

出版情報 : 中国文学論集. 22, pp.15-27, 1993-12-25.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
バージョン :
権利関係 :



從『北堂書鈔』的編集態度看虞世南的文学觀

柳川順子

『北堂書鈔』是歷經陳·隋·唐初的知識人虞世南（五五八—六三八）編集的類書。

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類書的主要利用價值有三點，第一點，可說是佚文的寶庫，第二點，在校勘時可作為參考的文献史料，第三點，可幫助我們了解典故的出處。但是，類書不僅僅是一種工具書，也可以作為文学研究的對象。因為類書本是作詩和文章時的參考書，且是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而產生的，所以，可以從文学的角度去探討當時類書編集者和利用者的文学觀。

我要探討的『北堂書鈔』，從這箇意義上來說，與其他類書不同，具有特別的研究價值。我這篇論文，首先，要從虞世南編集『北堂書鈔』時的一些特別的現象來研討與他的文学觀有怎樣的關係，其次，想究明他的文学觀是怎麼樣形成的？在文学史上占有什麼地位？

一

如果要從這部類書中看出編者的文学觀，首先我們一定要證明這本書一定是完全依作者個人的意識而編成的而絕非奉命之作的事實。關於這一點，經我考察『北堂書鈔』確是如此。以下將對此事實加以說明。

關於『北堂書鈔』編集的時期，在『劉賓客嘉話錄』中有以下的記載。

虞公之為秘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事，号为『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鈔』盛傳於世。

從『北堂書鈔』的編集態度看虞世南的文学觀（柳川）

根据这箇史料可以知道虞世南編『北堂書鈔』時是在他当秘書郎的時候（公元六〇五年），當時他四十六歲。事實上，在他編『北堂書鈔』的同時，他還参与了另一本官修類書『長洲玉鏡』的編集工作。這箇事實，我們可以從『北史』卷八三、文苑（虞綽）伝里的記載得到証明。

大業初，（虞綽）転為秘書學士，奉詔与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

在這里，我想对虞世南参与編集的『長洲玉鏡』的情況做一箇簡單的說明。『長洲玉鏡』是参照官修類書『華林遍略』而修纂的。此点，可從『統談助』卷四里引用的『大業雜記』中得到理解。

（大業二年）六月，學士秘書監柳顧言、學士著作佐郎王曹等撰『長洲玉鏡』一部四百卷。帝謂顧言曰「此書源本出自『華林遍略』（『華林遍略』），然無復可加，事当典要。其卷雖少，其事乃多於『編略』（『遍略』）」。

這本『華林遍略』類書，不单是『長洲玉鏡』的范本，後來北齊的『修文殿御覽』、唐初的『藝文類聚』、北宋的『太平御覽』也都参考了它。

虞世南在編集『長洲玉鏡』的同時，他之所以在北堂里，孜孜不倦地写作自己的類書的理由，大概是因为『長洲玉鏡』完全继承了南朝以来官修類書的伝統，使他感到很不滿意，所以決心自己編集一部類書。

二

從以上說明，我們可以理解到虞世南在編『北堂書鈔』時，是懷有特別的意図的。因此在『北堂書鈔』完成後，就自然顯出了与当代其他類書有相当不同的特点。請參考資料1。

從這箇資料統計結果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引用文学作品的時候，对于在南朝文学中占相当高地位的南齊・梁時代的文学，一篇也没有採用。对于這箇事實，我們該如何去理解呢？

在當時来看，南朝文学仍然非常盛行，而像『北堂書鈔』這樣完全排除南朝文学作品的編集態度是很不平常的。比如像『長洲玉鏡』雖然現在已經失伝，但從史料中可以推測他們編集時肯定収録了大量的南朝文学作品。此点，在已經引用過的史料『統談助』卷四引『大業雜記』之後面，接着有如下的記述。

（柳）对曰「梁主以隱士劉孝標撰『類苑』一百二十卷，自言天下之事，畢竟此書，無一物遺漏。梁武心不伏，即勅華林學士七百餘人，人撰一卷，其事數倍多於『類苑』。……然梁朝學士取事，意各不同。至如『宝剑出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¹、序劍者尽錄為劍事，序溪者亦取為溪事，撰玉者亦編為玉事，以此重出，是以卷多。至如『玉鏡』則不然。」

根拠這箇史料，可以確知『長洲玉鏡』中引用了梁的吳均的作品，而且，從『統談助』的記載內容看，當時的官修類書，不僅收錄前代的類書內容，當時的新的文獻·著作也都加以收錄。因此可以推測，『長洲玉鏡』肯定收錄很多的南朝文学作品。虞世南當時一方面參與了這本『長洲玉鏡』的編集工作，同時另外在編集他個人的『北堂書鈔』時，却把大量的南朝文学作品全部排除了。

虞世南的這種對南朝文学一律排斥的編集態度，在當時文学的潮流中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特性，關於這一點，可以從與『北堂書鈔』同時代的『藝文類聚』中得到再次的確認。官修類書『藝文類聚』比『北堂書鈔』晚了十六年，和『長洲玉鏡』一樣是參考了『華林遍略』的，從『藝文類聚』中收錄的文学作品傾向來看，是與當時的文学潮流相吻合的。

第一、『藝文類聚』大量地收錄了被『北堂書鈔』排除掉的南齊以來的文学作品，而且，收錄的最多的是梁代的作品（資料II）。

其次，從作家被收錄作品數目的多少來看，『北堂書鈔』與『藝文類聚』也有明顯的不同傾向（資料III）。從這箇資料中可見，『藝文類聚』中，收錄得最多的梁簡文帝的作品，『北堂書鈔』却一篇也沒有收入。相反，對『北堂書鈔』中引用較多的作家，如張衡·揚雄等作家，『藝文類聚』却採取了比較冷淡的態度。

大概，『藝文類聚』中引用文学作品的傾向，是根拠當時文壇流行的實際情況來加以收錄，而『北堂書鈔』却是與當時文学的風潮唱反調的。這點，對所收的文学作品體裁的傾向，也可以做同樣的理解（資料IV）。根拠這箇資料，『藝文類聚』收錄最多的是詩，『北堂書鈔』却收錄了很多不合潮流的賦。如所周知，從六朝開始到唐朝，文学體裁的主流是從賦向詩的方向發展推移，而且，賦的體裁，在六朝後半時期，內容也開始變化漸漸與詩相近，抒情小品的創作開始盛行。但是虞世南在『北堂書鈔』中所收的賦却是賦的最盛時期的名作，也就是賦的一些正統形式的作品。

從『北堂書鈔』的編集態度看虞世南的文学觀（柳川）

另外，同一箇作家，在『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里被收錄作品的体裁的傾向也不相同。我們以陸機為例來作箇比較。西晉的陸機是『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都引用作品較多的作家。『北堂書鈔』收錄的是以他的賦為中心，『藝文類聚』則以他的詩為中心（資料V）。

從上面的說明，『北堂書鈔』與『藝文類聚』在編集方針上有明顯的對立傾向。也就是說，『藝文類聚』以當時文學界占压倒優勢的南朝文學作為主流，而『北堂書鈔』却把南朝文學一概排除。所以，『藝文類聚』適應了當時文壇的需要，而『北堂書鈔』則給人一種強烈的與當代文學風氣唱反調的感覺。

三

為什麼虞世南在編集這本個人的類書時，採用如此偏狹特異的編集方針呢？

他在『北堂書鈔』中確實排斥了南朝文學，但是，實際上他本身也是一箇優秀的南朝文人。年青的時候，他熱心地崇拜過南朝文學最有名的作家徐陵（『新唐書』卷一〇二、本傳）。這箇天真的文學少年，到了中年以後，為什麼會否定自己原來年青時候的文學觀念呢？這箇變化又是由於什麼樣的理由而產生的呢？

我的看法是，虞世南目睹了陳朝的滅亡，痛切地感受到自己原來的文學觀不改變不行了。虞世南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在陳朝做一箇叫西陽王友的官，這箇時期的陳王朝，在昏君後主陳叔寶的率領下，君臣一起日夜狂飲，在狂飲的宴席上，宮廷文人即席酬唱賦詩，『南史』卷一〇、陳本紀下，對當時的情況有以下的記載。

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瑀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綰·孔範等十人預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襲采箋，制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

這兒所說的「五言詩」就是當時風靡一時的所謂「宮體詩」，雖然虞世南沒有參加這箇宮廷的宴会，但是他在西陽王的下面也很可能參加過類似的宴会，所以，應該聽過一些有關陳後主君臣遊蕩的情況。

從這些事實來看，當公元五八九年，陳被隋滅亡的時候，皇帝左右的文人官吏們，根本沒有起任何作用。虞世南三

十二歲時，親眼目睹了這箇歷史事實，對於青年虞世南來講，是箇十分沈重的打擊。他懷疑自己從少年時代就開始學習而且非常喜愛的文學，在國家存亡的危急關頭，又能起什麼作用呢，文學，本心是經國的大業，却成了促使國家滅亡的元凶，他懷着這種沈痛的感受，到了隋朝的都城長安。

當時長安的情況與陳朝差不多，如所周知，原本是文化後進國的北朝知識界，始終對南朝文學懷有強烈的向往。對徐陵·庾信那樣的華麗文學依然十分傾倒。繼北周之後建立的隋朝知識界的這一風潮並沒有轉變。也就是說，北朝系統的隋王朝，建國之初，在儉朴的文帝倡導下，對華美的南朝流的文風進行了糾正。²可是，這一改變沒有長久地持續下去，在奢侈的煬帝即位之後，朝野一致又重新走上了陳朝的路線。

在這種情況下的隋朝，對具有豐富的學識與文才的虞世南狂熱地表示了歡迎。虞世南起先拒絕了晉王楊廣（即後來的煬帝）和他弟弟秦王楊俊的邀請，後來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下，接受了晉王楊廣的邀請。當時，在這位愛好文學的領導者的周圍，集結了大約一百多箇文人，其中大部分是南朝出身的。『隋書』卷五十八、柳詵傳里，有如下面的記述。

（晉）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詔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初王屬文，為庾信體。及見詵以後，文體遂變。

這箇柳詵，雖然在使晉王楊廣的文体改變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過，事實上，他的得寵主要是因為頭腦機靈。後來，在即位的煬帝周圍，聚集了許多像這樣的文人，虞世南的哥哥虞世基也是因此而顯赫的文人。但是，虞世南與這類文人完全不同，例如，他雖然與虞世基住在一塊，虞世基過的是貴族式的生活，而他却不同，過着清貧的生活。而且，因為他的嚴肅的生活態度使他受到煬帝的疎遠，隋煬帝在位十餘年間，他一直都沒能昇官（『新唐書』卷一〇二、本傳）。這段生活經歷是在他編『北堂書鈔』之後，但可以想像他在編『北堂書鈔』時的生活態度，也不會和這箇時期的情況有多大的差別。

像『北堂書鈔』這樣的一本把南朝文學全部排除的特殊的類書，就是從上述的經驗中產生出來的。虞世南目睹了陳朝的滅亡，又予感到新產生的隋朝也將走向衰落的地步，這也就促使他對自己原有的文學觀再度進行了反省，這反省的結果，就是使他对南朝文學加以否定。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後來虞世南對唐太宗的宮體詩進行了嚴厲的勸諫的事實里得到證明。在『大唐新語』卷三、公直篇里可以看到有關這段史實的記載。

從『北堂書鈔』的編集態度看虞世南的文學觀（柳川）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艷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靡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如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虞世南对作宫体詩的唐太宗、勸諫說「如果這種詩一流行、天下就会充滿靡靡之音、甚而至于導致國家的滅亡、所以我不能応詔作詩。」這一段諫言可說是虞世南從心底發出的肺腑之言。

不過、說到這里、還有箇問題、就是所謂南朝文學、並不是全部都是宮体詩。当然、我們不能否定陳朝的滅亡跟宮体詩的流行無関、但是並不能就此而对南朝文學進行全面的否定。事实上、虞世南、並不是只把所謂亡国之音的宮体詩排除、而是把南朝文學作品一律抹消、從這點来看、他的看法、除了考慮到宮体詩是亡国之音外、或許還有什麼其它的理由吧。

四

不管怎麼說、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虞世南在編『北堂書鈔』時、是採取了一種与當時流行的文學價值觀完全不同的觀點来編集的。而他通過這本『北堂書鈔』的編集、究竟想要表現什麼樣的文學觀呢？

对考慮這箇問題極有意義的材料就是、在『北堂書鈔』中部類的画分、和編列的方式。関于這一點、与在前面所提到的有関『北堂書鈔』里对文學作品的収録情況的問題是一樣的、『北堂書鈔』所使用的方法与六朝以来的官修類書顯然有很大的不同³⁾。現在、再与『藝文類聚』加以比較(資料VI)。

從這段史料我們可以知道『北堂書鈔』是從帝王部開始的、而且帝王部占有相当卷數的事實也是顯而易見的。『藝文類聚』的帝王部是具体的從遠古開始到六朝末的陳朝皇帝為止的編法。而『北堂書鈔』是把做為一箇皇帝所应該有的品德、例如帝德·体仁·寬惠·勤勞等抽象的概念、作為項目而編成的。另外、『北堂書鈔』在政術·設官等、与国家治理相関的部類上也占了很大的篇幅。相反的、在作有関于花鳥風月詩的時候所需要參考的鳥獸関係的部類却没有存在、這一點与『藝文類聚』有很大的不同。

從以上這些事實来看、我們可以推測出、虞世南編『北堂書鈔』的目的、是在于經国治民的大事上。对這一箇推測

能加以補充說明的、就是在『北堂書鈔』引用的作品中、對於「七」這種文体的作品、引用得很多、而「七」這種文体正是諫言的文体。更進一步可以說明這一點的是、後來、虞世南經常在與唐太宗談及古代帝王政治的得失時、進行了許多勸諫。還有、他還曾寫過一本叫『帝王略論』的書。

總而言之、虞世南編『北堂書鈔』的目的、是想與思想頹廢而注重修辭的南朝文學畫清界線而對以經國治世、輔佐天子治理天下大事為目的的君子文學加以提倡。在『北堂書鈔』中我們常常可以體會出他個人的君臣觀以及一種君臣互助的理想模式。

五

那麼、對虞世南個人來說、編寫『北堂書鈔』有什麼樣的意義呢？在前面已經說過、他的這本具有明確的文學觀的類書、在當時是與其它類書截然不同的。為了解當時其他類書的編集態度、我們可以拿一本在當時與『北堂書鈔』採取極端不同態度的類書來作箇比較、這本類書叫『編珠』。對了解這本類書的編集態度、最好的史料就是類書的作者杜公瞻的自序文。在這段文章里有這樣的一段記述。

皇帝在江都日、好為雜詠及新體詩。偶緣屬思、顧謂侍讀學士曰「今經籍浩汗、子史恢博。朕每閱覽、欲其故實簡者、易為比風。」爰命微臣編錄。

由此可以想見、這本類書、是完全迎合煬帝的文學趣味的作品。這部類書已經失傳。從殘卷中所引用的文獻看、包含了一些南朝文學作品。因此可以知道這本書是相當重視南朝流派的文學作品的。而且、在前面說過、梁代以來的官修的類書中、都是反映當時南朝文學風潮的產物。只有『北堂書鈔』與眾不同、打出了與當時的文學潮流相反的文學觀。為什麼虞世南不創作能直接表明自己文學價值觀的著作、而要以類書這種形式間接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呢？我想大概是因為、在這箇時代、屬於宮廷文壇的文人們不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主張吧。特別是煬帝、和後來的唐太宗不一樣、對他人的忠告聽不進去、周圍左右的人、都是看他的臉色行事。事實上、虞世南自己也在表面上作過一些迎合煬帝的作品。例如、『唐詩紀事』卷四、虞世南條下引『隋朝遺事』有以下的記載。

從『北堂書鈔』的編集態度看虞世南的文學觀（柳川）

洛陽獻合蒂迎輦花，煬帝令袁寶兒持之，号司花女。時詔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勅』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曰「昔佖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愁態，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為絕句曰「学画鴉黃半未成，垂肩辮袖太憨生。緣愁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從以上史料可見，他雖然是一箇具有南朝文學的修養和文才的隋煬帝御用文人，却在北堂里一個人獨自編集了對南朝文學持有批評態度的著作。當時煬帝一方面很愛他的才華，另一方面對他那種具有正義感的性格却敬而遠之。而虞世南本身對煬帝的這種態度也存有相當的警戒心。好的是類書在表面上來看，只不過是收集他人的作品而已，因此不會因為語言文字使用不當而遭來禍害。對虞世南個人來說，『北堂書鈔』的編集就是他對煬帝所能做的最大的反抗行動。同時，又表現了他對後代的期望。

六

那麼，像虞世南在『北堂書鈔』里所表現的文學觀，在文學史上該如何去評價它呢？是否只能把它當作一箇時代的異端分子來看呢？事實上，他的這種文學觀並不是不合時代的。非但如此，我們還可以發現這種觀點在當代並不是完全孤立的。比如說，幾乎與他在同一時代的王通，當時在民間講學，他就與虞世南，在對文學的看法上，非常相近。我們從『中說』這本書里可以了解他的思想，在『中說』這本書的事君篇里，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均·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從以上的文章可以看出來，除了顏延之·王儉·任昉以外的南朝文人們，都先後受到了他的批判。

另外那位對唐太宗大胆進行諷諫的魏徵，在他所寫的文學理論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與虞世南十分相近

的。比如在『隋書』文學序中，魏徵就對梁代中期以後的文學風潮有所批判。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閔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

其實，在這段引文的前面的一段文章里，魏徵對南朝文學的修辭完成度進行了很高的評價，從這一點上看，與虞世南·王通兩箇人那種全盤否定的態度相比，似乎沒有他們那麼激烈，但他對六朝末期風靡一時的宮體詩採取對立的態度，而以典雅的古典文學為正統的觀念，却又是和虞世南·王通相同的。魏徵生于公元五八〇年，隋朝時候，他還是箇無名之輩，但很可能在這時，他就已經以一箇在野人士的立場，對當代的知識界的情況，冷靜地觀察過了。還有一種傳說，說他是王通的弟子。

從隋代到唐初，按一般來說，還是六朝時代的延續。確實，從歷史大局上看，是沒錯的。但新的時代文學潮流也應該同時在醞釀成長，在這成長的過程中，最初的階段很可能是從否定宮體詩開始的。而當時對新的文學方向加以探索的人不只是王通·魏徵這類在野的北方出身的文人，像虞世南這種南朝出身的宮廷文人，在內心里也已經開始在進行了。他目睹了陳·隋·唐三朝的盛亡興衰，由此對文學的最根本的價值方向加以思考之後，使他自己曾經努力過的南朝文學採取了否定的看法。我們從虞世南編集『北堂書鈔』的態度里還可以看出他在文學思想上自我改革的形迹。

（中國語訊 夏露·石其琳）

注

（1）拋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一九八二年，中華書局，五八頁）所說，梁·吳均「詠寶劍」詩「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太平御覽』卷三四四引）。

（2）見『隋書』卷六六、李諤傳引上書。

從『北堂書鈔』的編集態度看虞世南的文學觀（柳川）

(3) 『藝文類聚』是以梁代的『華林遍略』為范本的，它的分類編排方式，是忠实地參照官修類書的體例而編成的。與虞世南『北堂書鈔』同時期的官修類書『長洲玉鏡』也像『藝文類聚』那樣是依拠『華林遍略』來編的。因此我們可以推測『藝文類聚』與『長洲玉鏡』應該是很相似的作品。

從【資料 I】到【資料 V】里的統計數字表是根據山田英雄『北堂書鈔引書索引』（一九七三年、采華書林）及『藝文類聚』（汪紹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索引付録而做的統計結果。

〈付記〉 本文是作者於第六回漢城大九大學術交流會議（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四日）上的報告。

【資料 I】

『北堂書鈔』

上古	……	37	01.38%	
前漢	……	210	07.84%	
後漢	……	608	22.69%	※
三国	……	511	19.07%	
晋	……	1188	44.33%	※※
宋	……	60	02.24%	
南齊	……	0	00.00%	
梁	……	0	00.00%	
陳	……	0	00.00%	
後魏	……	0	00.00%	
北齊	……	0	00.00%	
北周	……	0	00.00%	
隋	……	0	00.00%	
唐	……	0	00.00%	
不明	……	65	02.43%	
計	……	2680	100.00%	

【資料 II】

『藝文類聚』

上古	……	19	00.37%	
前漢	……	126	02.44%	
後漢	……	475	09.20%	
三国	……	503	09.75%	
晋	……	1178	22.83%	※
宋	……	408	07.91%	
南齊	……	171	03.31%	
梁	……	1681	32.57%	※※
陳	……	224	04.34%	
後魏	……	23	00.45%	
北齊	……	35	00.68%	
北周	……	172	03.33%	
隋	……	106	02.05%	
唐	……	8	00.16%	
不明	……	32	00.62%	
計	……	5161	100.00%	

【資料 III】

『北堂書鈔』

傅玄（晉）	193
曹植（魏）	190
陸機（晉）	117
張衡（後漢）	93
潘岳（晉）	78
揚雄（前漢）	60
魏文帝（魏）	58
司馬相如（前漢）	57
左思（晉）	55
蔡邕（後漢）	52
崔駟（後漢）	52
張協（晉）	52
王粲（後漢）	47
魏武帝（魏）	44
李尤（後漢）	43
杜預（晉）	39
班固（後漢）	38
傅暢（晉）	38
張華（晉）	38
劉楨（後漢）	37
宋玉（上古）	37
嵇康（魏）	35
傅咸（晉）	34

·
·
·

『藝文類聚』

梁簡文帝（梁）	314
沈約（梁）	208
曹植（魏）	206
梁元帝（梁）	161
庾信（北周）	115
陸機（晉）	111
郭璞（晉）	103
庾肩吾（梁）	96
魏文帝（魏）	85
傅玄（晉）	84
江綰（隋）	83
吳均（梁）	80
謝靈運（宋）	69
謝朓（南齊）	67
江淹（梁）	66
潘岳（晉）	64
鮑照（宋）	60
徐陵（陳）	59
李尤（後漢）	58
劉孝綽（梁）	56
劉孝威（梁）	54
任昉（梁）	54

·
·
·

【資料 IV】

『北堂書鈔』		『藝文類聚』	
※※ 32.95% ……	883	賦	851 …… 16.49% ※
※ 13.10% ……	351	詩	2270 …… 43.98% ※※
01.01% ……	27	騷	4 …… 00.08%
※ 10.04% ……	269	七	22 …… 00.43%
00.41% ……	11	詔	37 …… 00.72%
00.71% ……	19	冊	4 …… 00.08%
00.82% ……	22	令	9 …… 00.17%
00.67% ……	18	教	22 …… 00.43%
00.00% ……	0	文	0 …… 00.00%
03.32% ……	89	表	243 …… 04.71%
00.04% ……	1	上 書	18 …… 00.35%
00.37% ……	10	啓	187 …… 03.62%
00.00% ……	0	彈 事	0 …… 00.00%
00.90% ……	24	牋	15 …… 00.29%
00.04% ……	1	奏 記	1 …… 00.02%
06.49% ……	174	書	174 …… 03.37%
00.63% ……	17	檄	22 …… 00.43%
00.07% ……	2	对 問	0 …… 00.00%
00.34% ……	9	設 論	3 …… 00.06%
00.04% ……	1	辞	1 …… 00.02%
02.91% ……	78	序	97 …… 01.88%
01.27% ……	34	頌	103 …… 01.10%
02.57% ……	69	贊	262 …… 05.08%
00.34% ……	9	符 命	4 …… 00.08%
00.07% ……	2	史 論	4 …… 00.08%
00.00% ……	0	史 述 贊	9 …… 00.17%
03.28% ……	88	論	87 …… 01.69%
00.15% ……	4	連 珠	15 …… 00.29%
01.57% ……	42	箴	54 …… 01.05%
04.07% ……	109	銘	209 …… 04.05%
01.04% ……	28	誄	51 …… 00.99%
00.04% ……	1	哀	39 …… 00.76%
00.30% ……	8	碑 文	110 …… 02.13%
00.00% ……	0	墓 誌	46 …… 00.89%
00.00% ……	0	行 狀	6 …… 00.12%
00.49% ……	13	弔 文	12 …… 00.23%
00.30% ……	8	祭 文	34 …… 00.66%
02.20% ……	59	上 奏 文	0 …… 00.00%
03.81% ……	102	他	132 …… 02.56%
03.66% ……	98	不 明	0 …… 00.00%

(体裁的分類方式是依照『文選』的方式來分的。)

【資料 V】有關『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兩書對陸機作品的收錄情況

『書鈔』：賦55・詩23・七19・表4・書1・序1・論3・連珠2・誄1・
弔4・他（薦1）・不明2／全作品116

『類聚』：賦29・詩62・七1・牋1・書1・頌1・贊2・論3・連珠1・
箴1・誄5・哀1・弔2・他1／全作品111

【資料 VI】

『北堂書鈔』		『藝文類聚』	
卷 01～卷 22	帝王	卷01～卷02	天
卷 23～卷 26	后妃	卷03～卷05	歲時
卷 27～卷 42	政術	卷06	地
卷 43～卷 45	刑法	卷06	州
卷 46～卷 48	封爵	卷06	郡
卷 49～卷 79	設官	卷07～卷08	山
卷 80～卷 94	禮儀	卷08～卷09	水
卷 95～卷104	芸文	卷10	符命
卷105～卷112	樂	卷11～卷14	帝王
卷113～卷126	武功	卷15	后妃
卷127～卷129	衣冠	卷16	儲宮
卷130～卷131	儀飾	卷17～卷37	人
卷132～卷136	服飾	卷38～卷40	禮
卷137～卷138	舟	卷41～卷44	樂
卷139～卷141	車	卷45～卷50	職官
卷142～卷148	酒食	卷51	封爵
卷149～卷152	天	卷52～卷53	治政
卷153～卷156	歲時	卷54	刑法
卷157～卷160	地	卷55～卷58	雜文
		卷59	武
		卷60	軍器
		卷61～卷64	居處
		卷65～卷66	產業
		卷67	衣冠
		卷68	儀飾
		卷69～卷70	服飾
		卷71	舟車
		卷72	食物
		卷73	雜器物
		卷74	工藝
		卷75	方術
		卷76～卷77	內典
		卷78～卷79	靈異
		卷80	火
		卷81～卷82	藥香草
		卷83～卷84	寶玉
		卷85	百穀
		卷85	布帛
		卷86～卷87	菓
		卷88～卷89	木
		卷90～卷92	鳥
		卷93～卷95	獸
		卷96～卷97	鱗介
		卷97	蟲豸
		卷98～卷99	瑞祥
		卷100	災異